

词说 蒋兆兰撰

○自序

有清一代，词学屡变而益上。中叶以还，鸿生叠起，辟门户之正，示轨辙之程。逮乎晚清，词家极盛，大抵原本风雅，谨守止庵，导源碧山，历稼轩、梦窗以还，清真之浑化之说为之。虽功力有浅深，成就有大小，而宁晦无浅，宁涩无滑，宁生硬无甜熟，练字练句，迥不犹人，戛戛乎其难哉。其间特出之英，主坛坫，广声气，宏奖借，妙裁成，在南则有复堂谭氏，在北则有半塘王氏，其提倡推衍之功，不可没也。既自清命既讫，道丧文敝，二十年来，先民尽矣。独有八村、蕙风，喁于海上，乐则为天宝霓裳，忧则为殷遗麦秀，是可伤已。乃今岁初秋，蕙风奄逝，吾道益孤。犹幸承其风者，有吴君瞿安、王君饮鹤、陈君巢南诸子，大抵学有本原，足以守先而待後。兆半无似，友教吴门。诸生以老马识途，时时从问词法，兼求词话，奉为准则。因念古人名著如词源、词旨及乐府指迷等作，未必浅深高下之皆宜。而清代丛谈词话诸书，往往特标一义，以自取重。诚恐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又虑近世学者根柢不具，则枝叶不荣。故推本屈、宋、徐、庾之旨，甄别家数选本之精，阐述前贤时彦相承之统绪，撰为一书，名曰词说。要使本末兼修，古今同化。际兹斯文绝续之会，宁使後之人视吾说为骈枝，无令嗜学者恨前人不为传述也。宜兴蒋兆兰。

○初学作词当从诗入手

初学作词当从诗入手，盖未有五七言不能成句，而能作长短句者也。词中小令，收处贵含蓄，贵神远，与诗之七绝最近。慢词贵铺叙，贵敷衍，贵波澜动荡，贵曲折离合，尤与歌行为近。其他四五七议论偶句，则近於律诗。是故能诗者。是故能诗者，学词必事半功倍。但使端其趣向，勿误歧途，一两年或三四年，用功为之，便成好手。大抵诗境宽，家数多，故不易自立。词境窄，家数虽多，而可宗者少，故易於成就。至词与诗之不同，虽匪一端，而大较诗则有赋比兴三义，词则以比兴为高，才入赋体，便非超诣矣。

○作词当以读词为权輿

作词当以读词为权輿。声音之道，本乎天籁，协乎人心。词本名乐府，可被管弦。今虽音律失传，而善读者，辄能锵洋和韵，抑扬高下，极声调之美。其浏亮谐顺之调固然，即拗涩难读者，亦无不然。及至声调熟极，操管自为，即声响随文字流出，自然合拍。此虽专主论词，然风骚辞赋骈散诸文诗歌各体，无不有天然之音节，合则流美，离则致乖也。

○初学作词先从小令入手

初学作词，如才力不充，或先从小令入手。若天分高，笔姿秀，往往即得

名隽之句。然须知词以沉着浑厚为贵，非积学不能至，至如初作慢词，当择稳顺习用之调，平仄多可移易者为之，庶几不苦束缚。既成，再将词律细心对勘，务使平仄悉谐，辞意双美，改之又改，方可脱手，出以示人。逮至功夫渐到，然後可作单传孤调，及研究上去声字。总之，此道无论天资高下，才情丰啬，必得三五年功夫方能大成。登高自下，行远自迩，不容等也。

○纤佻之病须痛改

填词以到恰好地位为最难，太易则剽滑，太难则晦涩，二者交讥。至如浅俗之病，初学尤易触犯。第浅俗之病，人所易见，醒悟不难。惟纤佻之病，聪颖子弟不特不知其为病，且认为得意之笔。此则必须痛改，范以贞正，然後克跻大雅之林。

○词体贵洁

古文贵洁，词体尤甚。方望溪所举古文中忌用诸语，除丽藻语外，词中皆忌之。他如头巾气语、南北曲中语、世俗习用熟烂典故及经传中典重字面皆宜屏除净尽。务使清虚骚雅，不染一尘，方为笔妙。至如本色俊语，则水到渠成，纯乎天籁，固不容以寻常轨辙求也。

○词名肇始

说文云：“词者意内而言外也。”当叔重著书之时，词学未兴，原不专指令慢而言。然令慢之词，要以意内言外为正轨，安知词名之肇始，不取义於叔重之文乎。至如乐府之名，本诸管弦。长短句之名，因其句法，并无关得失。独至诗馀一名，以草堂诗馀为最著，而误人为最深。所以然者，诗家既已成名，而於是残鳞剩爪，馀之於词。浮烟涨墨，馀之於词。诙嘲褻谑，馀之於词。忿戾慢骂，馀之於词。即无聊酬应、排闷解醒，莫不馀之於词。亦既以词为秽墟，寄其馀兴，宜其去风雅日远，愈久而弥左也。此有明一代词学之蔽，成此者升庵、凤洲诸公，而致此者实诗馀二字有以误之也。今宜亟正其名曰词，万不可以诗馀二字自文浅陋，希图卸责。

○词之选本

填词之学，既始於读词，则所读之选本宜审矣。约而言之，苟柯词选，导源风雅，屏去杂流，途轨最正，世所称阳湖派者，实本於兹。第墨守者，往往含有苏辛气味。不知词贵清迥，不尚豪迈，可以不必。周止庵宋四家词选，议论透辟，步骤井然，洵乎室之明灯，迷津之宝筏也。其後戈顺卿氏又选宋七家词汇为一编。学者随取一家，皆可奉为师法，就此成名。至如宋人选本，惟周草窗绝妙好词选，最为精粹，可作案头读本，他可勿论也。

○词家必备之书

清人选宋词博而且精者，无过朱竹词综一书。此与万红友词律、戈顺卿词

林正韵皆词家必备之书也。

○词家两派

宋代词家，源出於唐五代，皆以婉约为宗。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，遂开豪迈一派。南宋辛弃疾，运深沉之思於雄杰之中，遂以苏辛并称。他如龙洲、放翁、後村诸公，皆嗣响稼轩，卓卓可传者也。嗣兹以降，词家显分两派，学苏辛者所在皆是。至清初陈迦陵，纳雄奇万变於令慢之中，而才力雄富，气概卓犖。苏辛派至此可谓竭尽才人能事。後之人无可措手，不容作、亦不必作也。

○清真词中之圣

词家正轨，自以婉约为宗。欧晏张贺，时多小令，慢词寥寥，传作较少。逮乎秦柳，始极慢词之能事。其後清真崛起，功力既深，才调尤高。加以精通律吕，奄有众长，虽率然命笔，而浑厚和雅，冠绝古今，可谓极词中之圣。

○尧章别树一帜

南渡以後，尧章崛起，清劲逋峭，於美成外别树一帜。张叔夏拟之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，可谓善於名状。继之者亦惟花外与山中白云，差为近之。然论气格，迥非敌手也。

○梦窗佳处在丽密

继清真而起者，厥惟梦窗。英思壮采，绵丽沉警，与玉田生清空之说相反。玉田生称其“何处合成愁”篇，为疏快不质实。其实梦窗佳处，正在丽密，疏快而其本色也。至所举过涩之句，为後世学梦窗者点醒不少。草窗词品，虽与梦窗相近，然练不伤气，自饶名贵。

○史梅溪词以幽秀胜

史梅溪词，以幽秀胜。张功甫称其有环奇警迈、清新闲远之长，良是。戈顺卿列之七家，允为无忝。

○清季词家抗衡两宋

初学填词，勿看苏、辛，盖一看即爱，下笔即来，其实只糟粕耳。竹提倡姜、张，太鸿参之梅溪，阳湖推挹苏、辛，止庵揭橥四家，而以清真集其成，可谓卓识至论。清季词家，蔚然称盛。大抵宗二张止庵之说，又竭毕生心力为之。本立言之义，比风雅之旨，直欲突过清初，抗衡两宋。後有作者，试研几张[景祁]、谭[献]、许[增]、郑[文焯]及四中书[端木采、许玉象、王鹏运、况周颐、]张[仲斤]、朱[孝臧]诸贤所作，当知吾言之不谬也。

○论词诸说

张玉田论词，以清空不质实为主，又以骚雅为高。周止庵则曰：“初学词

求空，空则灵气往来。既成格调求实，实则精力弥满。”蒋剑人论词曰：“词以有厚入无间。”谭复堂揭柔厚之旨，陈亦峰持沉着之论。凡此诸说，犹之书家观剑器，见争道，睹蛇斗，皆神悟妙境也。学者试於诸说参之。

○诗词同源异派

玉田论清真词，谓其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，乃其所长。又言贺方回、吴梦窗皆善於练字面，多於温庭筠、李长吉诗中来。而沈伯时亦称清真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，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。又谓施梅川读唐诗多，故语雅淡。又言要求字面，当看温飞卿、李商隐，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，采摘用之云云。以上诸说，盖谓词家必致力於诗，始有独得，固已。窃以为诗词实同源异派，皆风雅之流别。词家欲欲进而上之，则兰成及齐梁人诸赋皆绝妙词境。又进而上之，则董娇娆、羽林郎等乐府及高唐、洛神、长门、美人诸赋，亦一家眷属。更进而上之，则屈宋诸作，莫非词家大道金丹。虽体制各别，而神理韵味，犹兰之与荃荪也。顾才高者或以词为小道，鄙不屑为。为之者或根抵不深，或昧厥本原，此词学之所以不振也。世有黷吾言者乎，盍试上探骚辨，下究徐庾，精思熟读，一以贯之，美成、白石容可几乎。不佞老矣，能言之而不能行之，可愧已。

○词之用笔与古文一例

词之为文，气局较小，篇不过百许字，然论用笔，直与古文一例。大抵有顺笔，有逆笔，有正笔，有侧笔，有垫笔，有补笔，有说而不说，有不说而说。起笔要挺拔，要新警。过片要不即不离。收笔要悠然不尽，馀味盎然。中间转接叠用虚字，须一气贯注。无虚字处，或用潜气内转法。蒙常谓作一词能布置完密，骨节灵通，无纤毫语病，斯真可谓通得虚字也。

○初学填词首在运意

陆平原文赋云：“理扶质以立，辞垂条而结繁。”盖无论何种文字，莫不以理为质，理者意之所寓也。初学填词，首在运意，理之所在，勿触勿背，则质存而博览会立矣。意之所发，文以辞藻，有条有理，不杂不乱，则条畅而繁茂。枝叶花实，附丽本博览会，非飘萍断梗之比矣。大抵才藻富、理路清，入手学梦窗尚可。否则，不如从姜张入，植其骨。迨格调既成，辞意相副，更进而求之可也。

○练意布局练句练字

填词之法，首在练意。命意既精，副以妙笔，自成佳构。次日布局。虚实相生，顺逆兼用，抐捭紧凑，或离或即，波澜老成，前有引皇，後有妍唱，方为极布局之能事。次日练句。四言偶句，必加锤练，勿落平庸。散句尤宜斟酌，警策处多由此出。试观陆辅之词旨，所摘警句皆散句也。偶句虽工，终是平

板，散句之妙，直有不可思议者，此其所以尤宜注意也。次曰练字。字生而练之使熟，字俗而练之使雅。篇中无一支辞长语，第觉处处清新。情生文，文生情，斯词之能事毕矣。

○阴阳九音

初学词能谨守词律，平仄不差，已是大难。然平仄既协，须辨上去。上去当矣，宜别阴阳。阴阳审矣，乃调九音。所以然者，音律虽已失传，而近世填词家，後起益精，不精即不得与於作者之列。况词固贵宛转谐和，若一句聱牙，即全篇皆废。昔玉田论音律，尝谓“锁窗深”，深字不协，改幽字，仍不协，又改明字，乃协。所以然者，“锁窗深”三字，不独尽是阴声，而且皆是齿音，宜其歌之不协也。幽字虽易喉音，第仍是阴声，故亦不合。明字既是唇音，又属阳平，正周止庵所谓重阴间一阳，宜其合也。又如所谓粉蝶儿“扑定花心不去，闲了寻香两翅”，扑字不谐，改为守乃谐。扑与守皆阴声，何以一谐、一不谐。盖扑字入声，其音哑，守字上声，其音紧，此其所以不同也。鄙见如此，故列阴阳九音之说。世有知者音，当不河汉吾言也。

○词林正韵

宋人作词，未有韵本。然自美成而後，南宋词家通音律者，隐然有共守之韵。戈顺卿依据名家词，撰为词林正韵，近代词家，遵而用之，无待他求矣。独至押韵之法，趁韵者不论，即每逢韵脚处，便押一个韵，韵虽稳而不能使本韵数句生色，犹为未善也。名家之词，押韵如大成玉振之收，声容益盛，是亦不可不讲也。

○清季词人

中国之学，务在师古，欧美之学，专尚改良。词至南宋，可谓精矣。至元而音律破坏，除二三名家以外，已不履读者之心有明一代，词曲混淆，等乎诗亡。清初诸公，犹不免守花间、草堂之陋。小令竞趋侧艳，慢词多效苏、辛。竹大雅闳达，辞而辟之，词体为之一正。嘉庆初，茗柯宛邻，溯流穷源，跻之风雅，独辟门径，而词学以尊。周止庵穷正变，分家数，为学人导先路，而词学始有统系，有归宿。吴门七子，守词律、订词韵，於是仁面规错矩者，不敢自肆於法度之外。故以清代词学而论，诚有如外人所谓逐渐改良者。以故清季词人，如前所论列诸家，色色皆精，蔚然称盛，殆亦时会使然。後起之英，亦既致力於词，苟能精研屈宋以下，徐庾而上诸作，神而明之，大而化之，或亦改良之一助欤。

○七家词选

戈顺卿宋七家词选，标举词家准的，详於南宋者，以词至南宋始极其精也。其实北宋慢词如淮海、屯田，并臻极诣，亦治词家所不容舍也。戈选不收

，犹为缺憾。

○宋初诸公工小令

欧阳、大小晏、安陆、东山，皆工小令，足为师法。词家醉心南宋慢词，往往忽视小令，难臻极诣。鄙意此道，要当特致一番功力於温韦李冯诸作，择善揣摩，浸淫沉潜，积而久之，气韵意味，自然醇厚不复薄索。盖宋初诸公，亦正从此道来也。

○与万钊论词

三十年前，与南昌万间盟[钊]论词，有足纪者，附录於此。一曰，调如贺新郎、沁园春、满江红、水调歌头等曲，皆不易填，意谓其易涉粗豪也。二曰，凡四言偶句，仄仄平平、平平仄仄者，上句第二字，下句第四字，古人多用入声，盖以两仄相连，忌用上上去去，故以入声间之也。又曰：元人词断不宜近，盖以元词音律破坏，且非粗即薄。他山之助，不敢忘也。

○词亦有史

词虽小道，然极其至，何尝不是立言。盖其温厚和平，长於讽喻，一本兴观群怨之旨，虽圣人起，不易其言也。周止庵曰诗有史，词亦有史，一语道破矣。

○止庵善言寄

止庵又云，词非寄不入，专寄不出。一物一事，引伸触类，意感偶生，假类必达，斯入矣。万感横集，五中无主，赤子随母笑啼，野人缘剧喜怒，抑可谓能出矣。此最善言寄者也。质而言之，要在浑含不露，若即若离，只用一两字点明作意，使人省悟。不可发挥太过，反致浅陋。

○词叶入声韵

词叶入声韵者，如美成六丑丑、兰陵王、浪淘沙慢、大，及白石霓裳中序第一、暗香、疏影、惜红衣、凄凉犯等调，皆宜谨守前规。押入声韵，勿用上去。其上去韵孤调亦然。不得以上去入皆是仄声，任意混押。

○宋人以入作平

词家以入作平，固是宋人成例，句苟可不作，岂不更好。若必不得已时，要以读去谐和方可。

○清真兰陵王

清真兰陵王词一翦风快、月榭携手二句，一字、月字，疑是以入作平。词律未经注出。按宋人赋此调者於二字多用平声。後人填此调，莫如照填入声为当，勿泛填上去也。

○词宜融情入景

词宜融情入景，或即景抒情，方有韵味。若舍景言情，正恐粗浅直白，了

无蕴藉，索然意尽耳。

○近日词人

近日词人如吴瞿安〔梅〕、王饮鹤〔朝阳〕、陈巢南〔去病〕、夔斜樱蟪謏宗法梦窗，上希片玉，犹是同光前辈典型。此则自关根抵，有志词学者，盍且培其根，沃其膏，为步武名贤地乎。